

伪满洲国 演义

二 第四部 满洲战争 二

杨大群◎著



白山出版社



【伪满洲国演义】第四部

满洲战争

杨大群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洲战争 / 杨大群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2. 6

(伪满洲国演义; 4)

ISBN 978-7-80687-826-2

I. ①满… II. ①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8142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邢志有 宋 杰

装帧设计: 王 婷

责任校对: 李国宽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mm

印 张: 18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687-826-2

定 价: 178.00元 (全六册)

调寄《渔家傲》

算，
巨响如雷惊夜半，
图穷恶鬼杀机现。
车炸皇姑行暗
戩，
戩内乱，
汉卿虎胆除骁悍。

战。
血洗北营生事变，
白山黑水终沦陷。
国恨家仇激抗
战。
城郊处，
残碑一座昭国难。

目 录

第一回 一

大帅府发丧搅动奉天城

张学良抱恨萌生易帜心

第二回 二五

张学良老虎厅怒斩杨宇霆

于凤至小红楼气夺满月婴

第三回 五八

五姨太借梦督建大帅陵

张汉卿起兵入住紫禁城

第四回 七九

万宝山日本人蓄意挑事端

边防线屯垦军义愤毙谍犯



第五回 九八

奉天城本庄繁调兵遣将
商船内鹰与鸽一场较量

第六回 一一〇

关东军炮轰北大营
“九一八”沦陷东三省

第七回 一三九

满洲省委夜发宣言令敌酋胆寒
威武占山挥兵江桥抗战第一枪

第八回 一六八

大主教放眼辽河风光不再
张少帅回望东北引咎自责

第九回 一八八

关东军施计静园不静
儿皇帝出逃狼狈不堪

第十回 二一〇

偷接婉容川岛略使小计
谋建伪国裕仁一言九鼎

第十一回 二二九

攻破锦州防线日军逞威
伪满洲国成立溥仪执政

第十二回 二五五

调查团去日本到中国走马观花
调查书敲东邻证西家人言鬼话



第一回

大帅府发丧搅动奉天城
张学良抱恨萌生易帜心

话说张作霖的专列从皇姑屯火车站驶出3分钟，踏上南满铁路交叉点的三洞桥，当第四节车厢准当驶上桥洞中间时，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片火光，骇人的大爆炸发生了。南满铁路三洞桥彻底被炸塌，行驶中的列车第四节车厢被炸飞，车厢下的钢轨拧成了麻花，后边的车厢全部被冲击力甩倒，压叠在一起。这一声巨响，准确的报告时间是6时45分。可以说，整个地球都在这次爆炸声中瑟瑟发抖。

首先得到报告的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何本大作双手被酒瓶子碎片扎烂了，但他把白酒都灌进肚里去，边把血手往军衣上蹭着，边喊道：“司令官阁下，张作霖的专车，被我用30麻袋炸药给炸扁了，他，活不了啦！”

“你的，快快给我滚回来，钻进耗子洞去，听候天皇陛下载决吧。”司令官急忙向东京裕仁天皇报告，同时要日本宪兵队把守住三洞桥地区，无论任何人都不准通过，违者当场击毙。

日本守备队出动约有一个团兵力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几辆坦克堵死通往中国居民区的路口，不准行人通过，把皇姑屯和奉天北的东站隔开了。被炸毁的铁路处，南北两端停有铁甲车，车上炮塔不住地旋动着，随时都准备开炮射击。趴在铁轨上的日军，架着机枪，不时地往天空“突突”几梭子子弹。闻听爆炸声跑过来的人群，吓得蹲在地上不敢动弹。

从奉天城里赶来的警察、宪兵，都得经日军搜查，就连前来救人插着

红十字旗的救护车，也要经日军里外检查一遍，蛮横地把医疗器械扔在地上，就连赶来指挥的省长刘尚清和警察厅长都不能靠前一步。日本人用大喇叭可劲地喊叫：“中国南方大兵放炸药，炸断了大帅专列，炸断了大日本帝国的南满铁路。这是阴谋，天大的阴谋！”一阵枪声响过之后，日本人抬来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大声喊道：“这是南方叛军派来炸张作霖大帅专列的杀手，被我们击毙了。日本威武万岁！”

炸倒的车厢横三竖四地躺卧着，医务人员首先抢救出的是张作霖，从专车内爬出来的大帅卫队，拔出匣枪不住声地朝天空开火，日军没敢还击，医务人员扯起白布棚子，紧急地为张作霖包扎，然后抬上救护车，一阵风似的跑开了。

日本守备队这才准许打扫被炸倒的列车和被炸毁的车厢。死伤多少人，日本人不准查点，反正地上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划拉一起拉走了。到处是血，到处是散落的衣物，日军随即浇上汽油放一把火，连同车厢一起烧成了灰。

本庄繁御用挂接听了关东军打来的电话，马上去向天皇禀奏。他整理一下军装，爬进值班专车，他的脑海里像有个轮子不停地转动着。张作霖肯定是被炸碎了，张学良留在京津和杨宇霆督军，此刻不一定知道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张作霖的死这对关东军来说，肯定是件好事，张作霖太霸道，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把他炸死了，满洲肯定要起大的变化，在关内的东北军可能会被蒋介石吞了，在东北的部队则会群龙无首。关东军只要把坦克开到大街上，打上几炮，奉军就得投降。不过，他摸不清楚天皇陛下要用什么韬略来对付这次皇姑屯大爆炸案。天皇已经允许他回满洲任关东军司令了，也许要发生什么事变，他已经嗅到战争的硝烟了。看样子，对满洲的进军号就要吹响，这使他既兴奋又带有几分惊慌。他预感到自己就要在满洲大干一场了，也许会因此扛上大将军衔，甚至还能当上首相。不过，他也知道，张作霖被炸死，东北反日情绪会更高涨，北京也会被蒋介石趁势夺去。此刻，正逢裕仁天皇即位大典盛会，又是五月佛主慈悲仪式期，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作佛事。日本大小寺院都得封诵经文，为大正天皇免除恶鬼缠魂，也为裕仁天皇求得保佑，举国上下，从天皇到黎民百姓，都沉浸在封经祈祷慈善中。本庄繁御用挂深知日本上层人士和军

界，平日里迷信鬼神，当需要某种利益时，他啥也不信了，杀人不眨眼睛。就说那个张作霖吧，说炸死就炸死，裕仁天皇陛下肯定早就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张作霖在日本军人心目中是只好斗架的公鸡，早晚是要成为刀下之鬼的。想到这里，本庄繁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当他的车开到皇宫里，牧野内相已经在等候他了。两个人谁也没敢说话，只是用眼角瞟了一下对方，都把右手往胸前拍一下，表示没话可说。并不是由于张作霖的死使得两个人心情沉重，而是事关重大，关系到日本对满洲的政策，一步走错，就有可能把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制定的对中国的“大陆政策”丢掉，使日本丧失在中国的所有利益。牧野高参像哑巴一样对皇宫大院努下嘴，意思很明白，天皇准是像往常一样在散步。他们停下脚步，不再往前走了。

本庄繁被阿南惟儿侍从武官长迎面挡住，冲他打个手势，意思是叫本庄繁走进天皇厅。天皇往常是六点起床，刮脸穿衣，接着要祈祷皇祖祖宗，早饭前在户外同皇后散步。本庄繁以军人的步伐走进天皇厅，这已经是很少有一次打破常规的接见了。他向天皇敬了个军礼，然后立正站着，两眼平视，一动不动。

裕仁天皇先是低头默祈，双腿有点木呆呆地站立一会儿，然后拔着腰板坐在软沙发上，停有两分钟时间，这才开口了。他直接问道：“奉天皇姑屯发生事件，你们是否都知道的详细？”他用左手在眼前拂了一下，好像要赶散眼前的一片乌云。

本庄繁站起身来回话：“陛下，现在还不能断定张作霖死活，关东军只是说张坐的那节车厢炸飞了。”

裕仁严肃地说：“朕早就有言在先，让你们别再干十年前闲院宫和小矶国昭为清朝肃亲王复辟清王朝哪种蠢事情。如果炸弹没有炸着张作霖，从表面上看反而是公开地支持了蒋介石、孙中山。岂不是又应了中国人的话，没有抓住狐狸，反弄一身臊吗？这件事，蒋介石高兴，恐怕东北的共产党也高兴。另外，就算是张作霖真被炸死了，闹不好把张学良炸到共产党怀抱里去。”他说着从沙发椅子上站起身来，他的语气有些恶狠狠的。

“陛下，此刻张作霖的死活还没有弄清楚，我想蒋介石也未必清楚，即便是张的儿子张学良可能也不清楚。眼下当务之急是让关东军把张作霖的死活弄清楚。”本庄繁摆出老谋深算的架势，又说：“凭我们在奉天特

务机关的工作，我认为不单要先得知张的死活，而且还要控制住张作霖的死活，这对我们很有作用。因为张学良此刻还在北京，他日后知道是谁炸死的张作霖，就会产生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投靠蒋介石，一种是他回兵东北和关东军开战。但是，陛下，我认为他虽然丧父的心情很沉重，但他没有那种胆量敢跟关东军开战。他目前也不会立刻投靠蒋介石，因为我们早就从张作霖身边了解到，他父亲对蒋久有戒心，在这空隙中间，我们既要了解清楚张作霖的死活，又要把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调动起来，就会把发生的一切问题按住，用中国话说叫搅混水。”

裕仁把眼睛瞪大，说：“朕认为要抓紧时间，事情既然是关东军他们干的，从炸破的车厢中还不能断定张作霖的死活吗？”

这时田中义一首相和币元外相同时按照时间赶来。坐下后，两个人忙着擦脸上热汗。田中首相吸口大气，说：“陛下，奉天皇姑屯发生了爆炸张作霖专车事件。”他在等候讨听天皇的说法。

裕仁说：“朕和本庄君正谈这个呢。这个事件不能说是突然发生，当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可以看做是必然发生的。朕觉得，不要让日本先说出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在日本的南满铁路地段嘛，用不着我们给下结论。首先要关注张作霖的死活，关注张学良的变化。张家父子的变化牵扯到中国的变化，和世界有关联，更和日本有关联。”

田中说：“陛下，就说张作霖死了的话，那么，我们关东军在东北的地位仍然是很强大的，没什么可恐慌的。本庄阁下，我不是吹吧？”他从打订出“满蒙觉书”发给张作霖之后，张对他的态度让他十分不满意。他是最支持关东军在满洲的一切所作所为的军人内阁。

“首相阁下，朕觉得你们还没有端正过来，你们是自打自招了，张作霖是关东军给炸死的吗？”裕仁天皇虽然是责问的口气，却带着笑声。

“这件事不经过日本外交途径是不能肯定下来的。现在还没有经过第三者提出调查，发生事件的所在国也没提出抗议，我们大可不必去理会新闻媒体的嘈杂。这些是吓不倒大日本帝国的。”币原外相说。

“此刻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那不过是些外交辞令而已。”裕仁天皇又说：“有目共睹的事件发生在日本南满铁路上，事发之前，日本守备队在警戒，外人不准到防区内活动，你们说，这还有啥可说的？”

“外交辞令是不讲事实的，我们拿出的‘事实’就是根据。”币原外相看来善于撒谎。

“不要再扯这些一面之词了，朕问你们，就这30麻袋炸药是一个人扛来的吗？朕是说，张作霖的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见田中首相和币元外相沉默下来，裕仁天皇又说：“不是我们有意地扩大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我是说你们把张作霖之死看得太简单了。张本人死呀和活呀都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可是他的背后就会发生一大串对朕的帝国有冲击、破坏性极大的威力，知道吗？”话说的听着不重，但是落地后却是很能敲打人的。

本庄繁一个劲儿地点头，连声说：“听陛下教诲。”

裕仁天皇本来眼睛就小，戴着眼镜后，眼睛显得更小了。他寒光逼人地说：“先皇所制定的‘大陆政策’是不能动摇的，将随着帝国的逐渐强大而施展，提前或者落后一步都是不行的。张作霖死了，他反苏反共的面目更加清晰，其投靠美国是个很大的变化。‘大陆政策’中的大陆是指中国，那么美国和朕的帝国同在一个太平洋之内，美国的国土资源及海军都比朕的帝国强大。英国是老牌帝国，他在欧洲，可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香港，还有印度，他们大多都是在太平洋里，他们和英国的关系你们知道吗？朕要问，日本是先发展太平洋还是先发展大陆？”他侃侃而谈，有理有据，其话语有力地敲动着在座者的心扉。

田中首相和币元外相洗耳恭听，本庄繁悄悄地从侍从手中接过一杯清洁水，双手捧着放在天皇面前的御书架上，小声地说：“陛下，要稍加休息吗？”

裕仁摇摇头，看样子讲兴正浓：“当朕说到的这些国家时，朕要告诉你们，朕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不比张作霖身上少，注意力呢，也不少。因为张作霖反赤俄反共，日本支持他，美国卖给我们钢铁，英国控制太平洋以外的产石油的国家，都要和我们发生新的关系。完成先皇遗志，帝国要强大，缺少钢铁、煤炭、石油能行吗？尤其是石油，对现代战争影响更大，懂吗？”

裕仁天皇的话音一落，田中首相、币元外相和本庄繁站起来，肃然起敬地深深地低下头，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说：“是！是！！是！！！”

“眼下来看发展，既然炸倒了张作霖，打开了满洲的大门，长城的大

门也就关不住了。当年英帝国从海上打开中国的大门，占去了香港，中国大陆又如何呢？朕要大陆，但我们是住在大洋里的国家，控制不住大海能行吗？我们的先皇有了台湾，有了朝鲜，这可以说叫捷足先登。”他说到这里，显然是心满意足，这才喝上一小口清洁水。

田中义一首相被天皇的情绪感染了，说：“陛下，我们打开了满洲大门，我们不仅有台湾、朝鲜，我们还有关东军……”他见天皇听着把脸仰了起来，没敢往下说。

“关东军？首相，你的内阁是军人内阁。朕不斥责谁，要带来很多麻烦的。张作霖死活算不了啥大事，但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有很多的麻烦要带到国际社会中去，因为他们在满洲。想到了吗？炸死的张作霖比活着的张作霖更可怕。”

本庄繁说：“张作霖是个十分狡猾的人，也许他在皇姑屯车站就下了车，也许他蹿到另一节车厢里藏着，闹不准就会发生意外。”

“关东军不是说，在张作霖身边的顾问已经掌握了张在的车厢，不过5分钟就爆炸了吗？”裕仁说：“既然如此，就要立刻去张作霖的帅府探听清楚。朕的意思是不能再拖延了，关东军他们像小孩子捅马蜂窝，捅完了就跑开，能行吗？”

“是呀，陛下。我们要抢时间呢，因为张的帅府里也有不少谋士。”本庄繁对张家父子太了解了，简直就成了张家的大管家，他说：“我在动身来陛下这里时，就已经通知土肥原贤二，要他迅速地去把川岛芳子从内蒙古找到奉天，她会有办法混进帅府里去，准能探听出张的死活来。张作霖的死活奉天肯定有变化，这取决于张学良定夺。东久迩宫想在山海关内抓住张学良的干法，我认为不是上策。那会引起奉军闹大事，后果不堪设想。”

裕仁天皇皱着眉头，叹口气，说：“关东军他们就会打打闹闹，不会办事，我听说他们刚把芳子放回蒙古去，又要找回奉天，这不乱了手脚吗？”他眼前好像摆盘棋子儿，每走一步早有定夺。

本庄繁感到天皇的头脑该有多么清晰灵敏，他补充地说：“请陛下放心，土肥原君能掌握好芳子的脚步，让她先回大连看亲王哥哥嘛，总之土肥原君这个圈会画拉圆的。陛下，他会干的滴水不漏的。”

裕仁很严肃地告诫说：“朕认为张学良回到奉天，他是没有足够的胆

量敢对关东军动手的，虽然他有40万军队，我们只有1万多皇军，加上驻朝鲜的3万多人，但已经把他吓破胆了。我们不能一条腿跳，要两条腿走路。朕已经要东久迩宫派人去找蒋介石，要他遵守不出兵东北的诺言。同时要告诫蒋介石老实些。蒋对张学良的约束会比我们大。因此，这方面的矛盾要运用好。”

本庄繁思考一下很有把握地说：“陛下，蒋介石的军队本来无意进驻济南，但他们一个营兵力被当地共产党煽动，和老百姓搅在一起了，在城里和我皇军发生冲突，后来经蒋介石出面平息下去。但他很狡猾地把军队趁机突过黄河，大军挺进京津地区，气势很猛，因此我想，他主要是去笼络张学良。我担心如果张作霖死了，张学良就要投到蒋介石的怀抱。”

裕仁天皇带有几分恼火地说：“不要再向我提及济南了。首先是要处理好奉天张作霖死活问题，要由朕找内阁首相和外相来处理。军部和关东军都要躲开，不要再插手了。由你代表朕协助内阁处理。”

且说，皇姑屯一声爆炸，关东军内部也成了热锅里的蚂蚁，不知道张作霖死还是没死。有人都糊涂得要在张的帅府大墙外搭一高台，偷看张作霖死活动静，被关东军司令大骂一顿：“这简直是混蛋逻辑，无知的大傻瓜，大帅府南大门外那两营护兵是吃干饭的吗？”他们在等北京东久迩宫殿下紧急地调动日本驻满洲的特务。

这时的金璧辉，也就是川岛芳子，在卖给日本张作霖返奉天的消息后，得到很多金钱，她按照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安排，火燎屁股似的往郑家屯赶来，她屁股还没有沾炕，立刻又被日本特务叫回奉天，去探听张作霖到底炸没炸死的消息。金璧辉有些害怕地说：“这不是把我往张学良枪口中送吗，他要是知道是我卖出的消息，我还能活命吗。”她吓得浑身直打哆嗦。那次，张作霖由京返奉前，到张作霖处卖给马月清首饰的正是这个女人。

土肥原派去的特务为她壮胆，说：“你是有大日本国籍的人，张学良怎么敢动你呢。”于是她从内蒙古骑骆驼、骑快马和坐汽车赶回奉天城，日本特务催她，她几乎连口水都没喝，收拾一把，脱掉行装穿身孝服，坐上插着日本国小旗的汽车，一溜烟儿就开到大南城门外。还没等迈进大帅府的门槛，就放声大哭，说：“我的天呀，大元帅死的好委屈呀，我是来

探看大帅的，当年我见过大帅，说起来还是大帅把我从大连王府送日本国去呀，我要报大帅的恩呀。”她葫芦不靠茄子的瞎编起来。

门卫副官见这女人来路不小，按帅府近期内的规定，大事由五姨太管理，一般事要通报给少帅夫人于凤至。副官当即把情况报告了于凤至，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金璧辉来探看大帅，没有迈进帅府大门就哭。于凤至和金璧辉只有一面之交，平日里也很少来往，从来就不喜欢这个中国人生的日本人养大的芳子人品。门卫副官胆怯地小声说：“回夫人话，她身穿孝衫。”于凤至打个簪儿，说：“可传下话来，要内宅相见。”于凤至赶忙地往脸上抹把胭脂粉，穿起彩衫儿，在内宅等候着。

金璧辉一进帅府，感到这里不像出丧事，似乎是大喜事，满院子热闹得很，女人都披红挂绿。后院关帝庙是张氏家庙，那里陈列着张氏家族的族谱，而此刻那里更加热闹。他心里想，张作霖要是发丧，尸体要由和尚和道士封经文，可那里扯着红色横标，上写着“祝大帅早日康泰！”她边往内宅走，边装成探看张作霖被炸得情况，河本大作已经告诉她，张作霖肯定是被炸碎了。可在她一迈进宅内门槛倒被这一切愣怔住了。

忽听丫鬟传话：“夫人，大帅他老人家要吃家乡红毛鲤鱼。”语音婉转而清脆。

于凤至细细地声音，说：“赶快派人去取。”这工夫，于凤至刚和金璧辉打了一个照面儿。

金璧辉听见屋里有说大鼓书声，同时听见大帅微弱的声音，传出话：“我听出来了，你今天书说得嗓子眼儿不脆生。”

说书人说：“禀大帅，小子我因为见你老人家受如此重伤，小子心如刀剌，我小子要有能耐，定为大帅报仇。”说着声泪俱下。接着就从内室传出“精忠报国”唱大鼓书声。

这时正好医生来换药，护士端出卫生盘，里装着蘸有红药水的绷带，金璧辉哭着说：“大帅，你老人家可受大难了。”她顺势麻利地伸手一摸绷带，感觉出是刚从头上解下有温度的绷带，这些足以证明张作霖没有被炸死。她在心里暗骂：“河本大作呀，你这个东洋鬼子，傻小子，太自信了，张作霖被炸伤还没有死呢。”她见于凤至抖着花衫子在和丫鬟说话，她倒吸口凉气，很麻利地立刻把身上孝服脱掉，露出里边套着的大花衣服，借着擦眼泪还往脸蛋子上抹了把粉。她哈哈大笑地说：“我早有预

见，大帅洪福齐天，会逢凶化吉的哟。”她把嘴咧成个半拉瓢儿。

于凤至淡淡地笑着，说：“托诸位的福，使你们吃惊了，多谢，我还有事。”微微地点下头送客。

金璧辉告辞于凤至夫人，由丫鬟从内宅经大青楼前通过，她心里不由得暗想：要不，再看看小青楼的动静？她一拐角向帅府东院南侧小青楼跟前走，小青楼是张作霖专为五姨太造的，是二层青砖小楼，最使人入眼的是二楼前面那雕梁画柱的栏杆，小楼楼主寿夫人是张大帅的内务主管。这时金璧辉恰巧看见寿夫人穿红带绿，浓妆艳抹，谈笑风生，落落大方地陪着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夫人走出来，看出她们是从楼中走出来的，她赶忙靠近些，张开耳朵去听声。

林久治总领事夫人说：“多谢寿夫人的香槟，共庆大元帅大难得逃，也是吾日本之洪福。”身子弯下九十度。

寿夫人忙还礼说：“大帅遇险轻伤，实乃举国百姓之福，并托邻邦贵国之福。”

这使金璧辉一切放心了，转身赶快地走开，她着忙去找日本人告诉千真万确张作霖受了重伤，还没有断气。她不敢回大连王府，心里有鬼，赶忙领赏钱，去内蒙古，害怕张学良回来她露了馅，还是藏在蒙古袍子底下安全。

话说张学良极其秘密地从北京返回奉天，他害怕奉天日军有变，身边的谋士特在返奉换防兵车上，挂一节铁皮闷罐车厢，在铁窗子处露出几头牛，给人一种是运牛的车，以遮人耳目，车内还派有十名全副武装卫士，兵车连日继夜往奉天开，当兵车经过皇姑屯三洞桥时，张学良举着望远镜看着被炸过的地点，已经被日军收拾得连巴掌大块黑灰都不见了。他用军帽捂着脸，痛哭失声，此刻他还不知父亲的死活呢。

大帅府内部寿夫人和于凤至夫人，以及王尚清等高官得知少帅张学良已经秘密地在返回奉天途中。寿夫人和于凤至夫人十分担心张学良的处境，赶忙地下令，清静帅府内宅，贴出军事长官命令：因大帅身体转好，急待请名医会诊，要府内十分肃静，闲杂人等不准走动！

张作霖的身体在皇姑屯三洞桥被炸后，立刻抬进帅府，被安顿在小青楼内，寿夫人寸步不离地陪守着，大帅始终处在人事不醒中，因流血过

多，三个小时后即告身亡。寿夫人心痛碎了，她这三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陪伴张作霖最后的时间，在这期间，各界不断地来探张作霖的死亡消息，帅府的口径是：“大帅在养伤。”她真是一会儿以泪洗面，一会儿又擦胭脂抹粉，脱下素服，换上红绿艳妆，强颜欢笑，接待来访各类人士。此刻，她又要把张作霖尸体移到家庙，在关帝庙内入棺停灵，等候张学良回奉天。

于凤至亲自守在灵柩跟前，有人主张不要封死棺材，要少帅和父亲见一面，但是于凤至怕少帅看见父亲大人尸体过于伤心，有伤少帅贵体，下话要用钢钉封死棺材，这个主张连五姨太都没敢拦。

少帅张学良在火车站内，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最后见父亲一面。他从奉天总站下车后，立刻有几十辆军车护卫着返回大帅府。张学良这才出口长气说：“先把我送到老虎厅，给我拿把斧子，送个手电筒来，谁也不见。”说完，他从怀里抓出手枪拍在桌子上，回手关上老虎厅门，吓得大家猜不出要出啥事情。五姨太等人认为，少帅要看父亲的遗容，这一封棺材，于凤至夫人要惹来麻烦。有人了解张学良和父亲关系很好，经过这次大难，怎么会不见上一面呢？另外更有人对张学良此刻在天津刚认识一红粉佳人赵一荻赵四小姐，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两岁，已经30岁了，而赵四小姐比张学良小11岁，风华正茂，而且正在热恋之中。要不是发生如此大事，张学良正要和赵四回奉天呢。不过，于凤至却镇定自若，明确表态：“封棺！一切由我负责。”脸上表情比钢铁还坚硬。

张学良瞪大两只眼睛，先是倒在沙发上，心里千头万绪。天黑下来，他也没开灯，先是摸黑儿看老虎厅屋顶，他知道老虎厅是在大青楼内第一会客厅对面东北角，它是大帅府的第三会客室，靠墙有红木大型木座屏，有壁炉，古玩架内有各年代花瓶、玉如意等玩物，因为陈列有汤玉麟赠送给大帅的两只老虎标本，因此得名“老虎厅”。此刻张学良在黑糊糊的厅内，好像非常欣赏这两只老虎，尤其那两只老虎的眼睛，闪闪发光，好像虎的五脏六腑都在活动，立刻要张开血盆大口吃人，要吃掉杀害父亲的仇人。二楼就是他和于凤至的卧室，那可是他的安乐窝，那西化风格的卧室，每一件家具器皿都是他夫人亲手摆设下的，他们的情，他们的爱，都装在这卧室和客厅里边，此刻他怎能不想到住在卧室里的发妻于凤至夫人呢。但是他现在都没有动一下心回二楼看一眼于凤至夫人，难道说他是被情恋中的赵四小姐迷昏了头？还是杀父的仇燃烧着胸膛。他要有啥样的举